

夜光杯

繁华城市的公寓大厦,与乡间的野草直接对望,便是在端午,许多人家,装饰华美的门楣之上,插上一把艾草,有了这抹绿色,空气中飘浮着淡淡清香,陡然间,喧嚣浮华中,生出安静而沉稳的气息。

走近艾草,它生长在我们生命必经的路旁,它厚厚的绿叶,布满丝绸般质感的绒毛,在初夏,可以恣意生长的温度中,无论城市还是乡村,艾草之外,给了人世间无限暖意。

诗经时代,艾草冉冉升起的白烟,已经跃居让世人膜拜的地位。相传,武王身边有一位名医萧艾,有一日,他因泻痢卧倒于军帐,为医治病情同样

危急的将士,他带病出诊,踉跄之中,被驱蚊的野草火堆绊了一跤,缥缈的白烟,灼伤了他的皮肤。当他给将士诊治时,意外发现自己病痛痊愈。于是,他突发奇想,在烈日下采摘野草,点火烧灼患者身体,凡经历火疗的将士,病情皆有好转。武王大赞萧艾,萧艾不敢居功,答曰:“此乃野草之功。”武王宣告子民:“野草本无名,从今以萧艾之名命之。”

艾草,还有一个文雅的名字——冰台。西晋文学家张华,在他的《博物志》中记载:“削冰令圆,举而向日,以艾承其影则得火”。意思是说:将一块

冰,削制成透镜形状,举在阳光下,将干艾叶放在冰影下适当位置,过一会儿,艾叶自身发烟燃火。原来这艾草,是阳光的使者,它朝着阳光敞开心扉,碧绿

有白烟升起

关立蓉

的汁液,升华成缕缕的白烟,从此,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连。

幼时,居住在乡村,邻舍是个懂得中医的乡村老先生。开春,他总是在自己菜园里栽上大片艾草,整个春夏,园子里郁郁葱葱,蓬蓬勃勃。艾草碧绿的枝叶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

农历五月,母亲常去他家园子里要些艾草,回来后置于土灶上的铁锅中,浇上一瓢河水,在秸秆燃烧的火光里,清澈的河水变成碧绿的液汁,母亲用这样的热水给我洗澡,至今都记得,温润的青草的气息,从白雾弥漫的澡

盆里升起。端午节,阳光明媚的时节,村里家家户户洒扫庭除,艾草,一举从匍匐在旷野跃升至乡间的窗棂、门楣或高悬于堂中。巧手的村妇,用艾叶、榴花、蒜头制成“艾人”“艾虎”,别在发际或挂在腰间,香气四溢,抵挡凡间毒虫。

经过盛夏阳光的抚慰,艾草枝叶繁茂,花未开时,老先生采收肥硕的艾叶,置烈日下曝晒,蒸发出水分,成黄褐色,置于石臼中,终日反复研捣,使之细碎如棉絮状,筛去粗硬杂质,留下柔软如棉,色泽淡黄的纯艾纤维,称之为艾绒。老先生买来宣纸,裁剪成一长条形状,包裹艾绒,包好一卷,细细用毛笔注明制作日期,又用彩料画些山水、草木、腊梅的图案,一卷卷艾条,整整齐齐,堆放在陋室的木架之上,满室异香,遍地生辉。老先生说,七年之病,求三年之艾。三年陈艾,挥发油少,燃烧缓

慢慢,火力温和,燃着后,艾灰不易脱落……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年代,靠天吃饭的农人们,与这些靠着阳光雨露生长的艾草生死相依。

87岁的老父亲,年轻时在乡村中学任教,简陋的住宿条件,落下一双老寒腿。每年盛夏时节,都靠艾条针灸。如今的针灸条件,已经大为改善,网购铜制的艾条罐,艾条,被切成整整整齐的2-3厘米长短,直接插入罐中固定部位。买艾条罐,附送做工精美的红绒布袋,可绑在身体任何部位。淡淡的白色烟雾从罐孔中徐徐而出,在温热中,升腾的能量灌输至经络,直达病灶。

为艾感慨,在大地上,喧嚣之外,千百年来,艾,是人类心中的神坛植物。一株株艾,阳光照拂,千锤百炼,最终生成一股股隐秘的白烟,沿着人类的身体:皮肤、血肉、经络,一步步走近,直至深入骨髓,与生命之火息息相关。艾,都是爱啊!

五月,属于一年中最美的季节,所谓“五月榴花妖艳烘,绿杨带雨垂垂重”;

五月,也是万物生长的季节,“雉雊麦苗秀,蚕眠桑叶稀”;

这样的季节,本该“万绿千红深处坐”,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,让申城民众尝到了“可怜此地无车马,颠倒苍苔落绛英”的滋味。这两个月的林林总总,相信将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而载入史册。

抗疫期间,炎黄书画院的画家与市民一起,经历了上海的艰难时刻,也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坚强和优雅,看到了众多为了守护城市安全、保护市民健康,保障基本物资供给的逆行者的勇敢无畏和奉献精神,看到了普通市民在患难中互帮互助的人性之美。于是,他们拿起画笔,录下了这一特殊时段,上海和上海人一道道难忘的风光。

在这些风景中,出现最多的人物是“大白”——核酸检测的“大白”、方舱里的“大白”、防疫专家“大白”、白衣天使“大白”、民警“大白”、小区志愿者“大白”、物资保供“大白”……他们的形象想必已经深入人心——在画家的笔下,他们虽然模样相似,但场景不同,姿态各异,“大白”的群像,构成一幅宏大鲜活、栩栩如生的抗疫英雄谱。自然,这英雄谱中也有不少普通市民的身影,没有他们的配合和参与,就不会有上海抗疫的胜利,而他们在疫情中焕发出的关怀老弱,帮助邻里的种种善举,也成为画家笔下极好的素材。

发现疫情中的一些热词,也成为画作的题目,如《核酸码》《鸳鸯火锅(分江而治)》《小队长》《全家桶》等等,不得不佩服画家们独到的观察力,画作透露出的幽默感,多少体现了民众尽力化解艰难的能力和心态。画作中也不乏自然景观,绿意萌发的行道树、鲜嫩欲滴的果蔬、金灿灿的油菜花、倒映着蓝天,等待播种秧秧的水田……我知道,这是画家们心中的5月风景,是他们对上海春天的美好想象,寄托着大家对申城复苏的殷殷期盼。

“五月画展”是炎黄书画院的传统项目,源于生活,坚持人民立场,是画展的宗旨,也是画家们一贯的追求。当4月中旬书画院发出以抗疫为主题的征稿启事,画家们一呼百应,很短的时间,就有81位画家捧出了147幅作品,他们中间,有书画院会员,也有画坛名家;有年长的画家,也有年轻的新锐画家。入选参展的画作,涵盖了各个不同的画种,风格各异,寓意丰富,构成一幅申城抗疫全景图。今年的“五月画展”将移至线上举办。两个月的抗疫经历,相信绝大多数上海人,对安全、家庭、科学、自由、尊严、友爱这些概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,因此参展作品也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共鸣。

一联,又第四回的“醉呼妙舞留连夜,闲作新诗断送秋”,这是东坡的旧句,诸如此类的句子,都是因为我爱他的缘故,偶然在小说里借来一用,特此声明,省得旁人来检举我剽窃。”

小说自《太阳报》1930年11月15日创刊号起,逐日刊载,至今年3月10日第97次时,戛然而止,终未能完篇。究其原因,可从玲珑的文章中一探端倪:“余尝许之,字必使其无稍讹,稿必为之保存,刊登以后,其初校勘之役,皆余亲为之,后委诸人,遂一一不能符原议矣。唐君以书责余,字里行间,弥觉愤怒,余弗能答也。”可谓凶终隙末。

五月,属于一年中最美的季节,所谓“五月榴花妖艳烘,绿杨带雨垂垂重”;

五月,也是万物生长的季节,“雉雊麦苗秀,蚕眠桑叶稀”;

这样的季节,本该“万绿千红深处坐”,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,让申城民众尝到了“可怜此地无车马,颠倒苍苔落绛英”的滋味。这两个月的林林总总,相信将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而载入史册。

抗疫期间,炎黄书画院的画家与市民一起,经历了上海的艰难时刻,也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坚强和优雅,看到了众多为了守护城市安全、保护市民健康,保障基本物资供给的逆行者的勇敢无畏和奉献精神,看到了普通市民在患难中互帮互助的人性之美。于是,他们拿起画笔,录下了这一特殊时段,上海和上海人一道道难忘的风光。

在这些风景中,出现最多的人物是“大白”——核酸检测的“大白”、方舱里的“大白”、防疫专家“大白”、白衣天使“大白”、民警“大白”、小区志愿者“大白”、物资保供“大白”……他们的形象想必已经深入人心——在画家的笔下,他们虽然模样相似,但场景不同,姿态各异,“大白”的群像,构成一幅宏大鲜活、栩栩如生的抗疫英雄谱。自然,这英雄谱中也有不少普通市民的身影,没有他们的配合和参与,就不会有上海抗疫的胜利,而他们在疫情中焕发出的关怀老弱,帮助邻里的种种善举,也成为画家笔下极好的素材。

发现疫情中的一些热词,也成为画作的题目,如《核酸码》《鸳鸯火锅(分江而治)》《小队长》《全家桶》等等,不得不佩服画家们独到的观察力,画作透露出的幽默感,多少体现了民众尽力化解艰难的能力和心态。画作中也不乏自然景观,绿意萌发的行道树、鲜嫩欲滴的果蔬、金灿灿的油菜花、倒映着蓝天,等待播种秧秧的水田……我知道,这是画家们心中的5月风景,是他们对上海春天的美好想象,寄托着大家对申城复苏的殷殷期盼。

“五月画展”是炎黄书画院的传统项目,源于生活,坚持人民立场,是画展的宗旨,也是画家们一贯的追求。当4月中旬书画院发出以抗疫为主题的征稿启事,画家们一呼百应,很短的时间,就有81位画家捧出了147幅作品,他们中间,有书画院会员,也有画坛名家;有年长的画家,也有年轻的新锐画家。入选参展的画作,涵盖了各个不同的画种,风格各异,寓意丰富,构成一幅申城抗疫全景图。今年的“五月画展”将移至线上举办。两个月的抗疫经历,相信绝大多数上海人,对安全、家庭、科学、自由、尊严、友爱这些概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,因此参展作品也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共鸣。

一联,又第四回的“醉呼妙舞留连夜,闲作新诗断送秋”,这是东坡的旧句,诸如此类的句子,都是因为我爱他的缘故,偶然在小说里借来一用,特此声明,省得旁人来检举我剽窃。”

小说自《太阳报》1930年11月15日创刊号起,逐日刊载,至今年3月10日第97次时,戛然而止,终未能完篇。究其原因,可从玲珑的文章中一探端倪:“余尝许之,字必使其无稍讹,稿必为之保存,刊登以后,其初校勘之役,皆余亲为之,后委诸人,遂一一不能符原议矣。唐君以书责余,字里行间,弥觉愤怒,余弗能答也。”可谓凶终隙末。

艺在五月

汪澜



柏林音乐厅 (速写)

汪涌豪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下海开了一间陶瓷商店。开张后,我直接去江西景德镇采购日用瓷器和装饰瓷,到广东东莞去采购建筑瓷。因销售的商品环节少利润薄,所以业务销售量很大。

瓷器坚硬,但却很脆,从生产厂家到客户手里,特别是在整个运输过程中,几经颠簸,就有破损。每次进货的碗盏锅盆,拆开包装时总有一些破损,即使是一点小缺口小残次,也只能当废品处理掉。

那时的母亲健在,时常到我的店铺里来帮忙,打扫卫生,擦桌子。她看到这些破损的瓷碗后,拿在手里舍不得丢掉,讲:“以前碗破了,让江西师傅来补碗,钉几个搭扣,补点磨砂,碗不漏就可以用了,现在的人作福(奢侈)来。”她认为这些碗里还可以用,所以,每次进货拆包装后,总有几只残次的碗盏收纳回家。我不以为然,也没当回事。

有天早晨吃烂糊面条,吃着吃着,觉得嘴唇上有点疼痛,一摸,满手鲜血。仔细一看,我端在手里的碗是只缺口的蓝花碗。想换一只,一看碗碗里,只只都是缺了口的!原来,都是母亲拿回家的残次碗。母亲双眼盯在我满是鲜血的嘴巴上,两手不由自主地在围裙上擦着,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,嘴里喃喃地反复讲:“哦,这些碗我去搵脱!以后不用这碗了!我去搵脱!我去搵脱!”

可是,我痛醒了!我的内心感到十分愧疚。1957年,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劳改去了,是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大。而这些年,我对母亲关心得太少了!这天,我到店里后,挑了全套的瓷器,把厨房里碗盏全部换了,而碗,我有选的是蓝花碗,我知道,这是母亲最喜欢的颜色……

母亲离开我已经十四年了。在被封控在家两个月的日子里,我时常想起母亲,想起她那勤俭节约、勤俭持家的美德。每当这时候,就会情不自禁地摸一下曾经被划破过的嘴唇。

健康

1931年1月21日第322期《大晶报》,玲珑撰《民国二十年一月在上海记·七》,题为《答唐大郎君》:“唐大郎君,为余年来文字上第一知己,余办《太阳报》,登其门请为余著一长篇,按期刊于报上,绝无辍。唐君曰诺,即为余著《春梦无痕》,近已得二万字矣。余甚德之。”玲珑即主办《大晶报》《太阳报》两张小报的旅沪宁波人冯梦云,正在是他的鼓励和提携下,唐大郎才从一个普通的投稿者被拔擢为特约撰稿人。只不过那时他尚未正式下海,手里还捧着中国银行的金饭碗哩。

循此又见3天前的上一期《大晶报》有《春梦无痕》预序,署名心香阁,恰与玲珑的文章接榫。开篇道:“《春梦无痕》既动笔,予乃誓愿,使其成一完整的小说,必不使中途夭折。书成,予且即单行本流行于世,发行之日,将为文序于书首,将不复读他人名文,为吾书增光。我之序,即今之预序也。”满口豪言,自信



了。他骑野外,我居家骑。后来,他骑得很专业了,我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骑着车。前几天,老韩打电话来,说屈指一算,骑行十年了。十年里,一辆山地车伴他北上漠河,南下三亚、东到抚远、西至喀什,栉风沐雨地骑了五万多公里。我说:天地悠悠过客匆匆,想不到一晃,你就骑出那么远了,真了不起。

他说骑车是辛苦,但有快乐。磨练意志,锻炼身体,一些常人不易体味的东西,他却有了真切的体会。

电话里聊到了环法自行车,老韩说他就是看了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环法冲刺,萌发了

满满。后文并透露撰写小说的缘起,无非由友情驱使:“我写《春梦无痕》的动机,可以说完全是情感来遣使我的,我有个朋友,要办一张报,特地来请我每期担任写两篇稿子,我怕日子久

可算单调得很。”既然没有系统地读过小说,赶鸭子上架之际,却也翻过两本参考书,一是李涵秋的《侠凤奇缘》,“看了看回目应该怎样做的”;又借来平襟亚的《人心大变》,“看了看每回应该写多少字”,虽说未必步步亦趋,最终“竟依了《人心大变》,每回总写八千字”。此外,唐大郎还借鉴了《时报》上连载的徐凌霄《古城返照记》与《时事新报》上陈大悲的《红花瓶》,尤看重后者,自诩与之在结构上有近似之处,并称“但这是偶然的逼合,因为这些意思,我都原来的有,决不是抄袭《红花瓶》的成意”,因为“《春梦无痕》的刊载,还在《红花瓶》之先”。

翻开《太阳报》文艺版,可知唐大郎的这部小说采用白话体,内容上带有一定的自叙性质,并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。譬如他擅长旧诗,免不了要在小说中“炫技”,“借用昔人的成句,来描写一切”。预序里便以举例的方式坦承:“像第一回的‘闲阶一夜添新绿,别院明朝堕小红’,这二句是上海裨文女学的皇后,某女士所做惜春词里的

骑行天下的冲动。他的那辆山地车,还是我陪他去买的。当时问人家都买公路车你咋不买?他说公路车轻便,但不适合远行。山地车多皮实,装上

一个骑车人

刘海民

个货架,能带足够多的行李。自打有了车子,老韩不再囿于城里兜圈儿。青岛王哥庄的馒头有名,那里距他家往返七十里路,老韩想吃馒头了,就骑个车子跑一趟,他说那馒头里有运动和旅行的相融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他的视频和相册



里,便装进了许多天南海北的骑行故事。他还把视频和照片做成影视片,配了文字和音乐,拿给朋友和街坊看,唤起了许多人的参与和向往。

听他讲述充满艰辛的骑行,说最难最美的还是骑川藏公路。有年五月,他从成都出发,过雅安后便一路的大上坡,费尽周折登上了二郎山,欣赏画样的贡嘎雪山,感到那震撼不亚于内陆人头回见到海。

下山是泸定,红军长征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发生地。从康定向拉萨骑,最低海拔都在2500米以上,他哼着《康定情歌》艰难地骑过木格措登溜溜山。随后再过雅江、理塘和巴塘,翻

越了五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。在海拔4600米的业拉山顶的观景台上领略怒江七十二拐的壮美,地势好险峻,老韩感慨:想不出当年筑路的解放军是如何修通的这段路。电工出身的老韩,车子坏了自己修,冲这点,与他结伴骑行的人就多。他的行李比骑友们重,修车家伙一应俱全的都捆在车上。

老韩现每周还会拿出两个上午去骑车子,就在青岛的市郊转,那里车少,空气也清新。他要保持状态,蓄势待发,说疫情过后分分钟就会启动自己的云南行。

七夕会

塘和巴塘,翻越了五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。在海拔4600米的业拉山顶的观景台上领略怒江七十二拐的壮美,地势好险峻,老韩感慨:想不出当年筑路的解放军是如何修通的这段路。

电工出身的老韩,车子坏了自己修,冲这点,与他结伴骑行的人就多。他的行李比骑友们的重,修车家伙一应俱全的都捆在车上。

老韩现每周还会拿出两个上午去骑车子,就在青岛的市郊转,那里车少,空气也清新。他要保持状态,蓄势待发,说疫情过后分分钟就会启动自己的云南行。